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笔者来到聊城光岳楼下的范筑先纪念馆。纪念馆北墙上悬挂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中的烈士面容坚毅,他就是姚第鸿烈士。1938年11月15日,在聊城抗战中,姚第鸿和范筑先将军及600余名将士,一起为国壮烈捐躯。

## 21岁出任共青团山东省特别委员会书记

姚第鸿(1911—1938),号梦熊,山西河津通化镇西册庄村人。父姚以价,辛亥太原起义军总司令。姚第鸿早年随父亲在天津、北平等地读书,19岁在开封省立高中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保释出狱后转入济南省立高中学习,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8月,考入齐鲁大学中文系。

“身穿夹袍,西装裤,头戴工人帽,脚踏篮球鞋,是当时普通学生的打扮,他风度潇洒,谈吐自然,观点明确……这是一次街头散步式的谈话,不时被来往行人打断。谈话的内容是询问学校及家庭的情况,谈国内外形势,学校内部斗争,党的组织纪律,从事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等……他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却不是一个平常的大学生,而是我党的一位老练的地下工作者、领导者。他是济南市共青团的主要领导人,公开身份是齐鲁大学学生,我们都称呼他老姚。”这段文字出自姚第鸿战友邵震(曾任武汉海军工程学院院长)写的一篇回忆文章。

泉城济南,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姚第鸿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舞台,也是他在严酷的环境中经受锻炼,迅速成长的熔炉。当时正值王明推行左倾路线,过时的“暗号接头”造成济南数百名党团员骨干被捕杀害。在韩复榘、中统、军统疯狂逮捕屠杀革命党人的白色恐怖背景下,从保存革命力量出发,姚第鸿和战友们改变对敌斗争方法,将白天的工作改在夜晚8时至12时进行,以减少特务密探的注意,并规定严禁进入戏院、电影院,因为这些都是密探特务经常出入的场所。济南的革命斗争形势因此很快出现了转机。

姚第鸿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者,他以自己的热情影响着周围的同志,包括他的上

## 【民间故事】

□钟光经

在以莫言先生的小说《红高粱》为蓝本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有一个叫朱蒙三的人物,其身份是高密县长。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的原型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密县长曹梦九。曹梦九外号“曹二鞋底”,天津北辰区韩家墅村人,从1935年10月到1937年10月间任高密县长,是时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二盟兄(老大为冯玉祥)。

曹梦九生活俭朴,洁身自好,不嗜烟酒,不赌不嫖。虽身为县长,依旧穿着妻子做的布衣布鞋,饮食多是粗茶淡饭,家中摆设同于平民百姓。离开县城下乡时,他都是自带烧饼咸菜,从不吃请,拒绝迎送。

有一次,韩复榘从青岛返回济南途中经高密,下车去看盟兄曹梦九,中午快到吃饭的时候手下人请示县长怎么安排,曹梦九回答了一句:“饼卷大葱。”下属了解他的脾气,明

# 鞠躬尽瘁,亦所不惜

## ——缅怀抗战烈士姚第鸿

□王秀梅



姚第鸿烈士遗照

级。1931年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1932年任山东省委书记,解放后任南京大学教授的胡允恭同志,初到济南负责恢复济南市委时,只找到十名党员。胡召集会议,为只有十名党员如何在济南开展党的工作而焦虑,姚第鸿和另一名党员发言积极,态度坚定:十个人就十个人,古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共产党人不怕艰险,齐心协力,完全可以搞好工作。

1932年1月,时年21岁的姚第鸿临危受命,出任共青团山东省特别委员会书记、省委委员,是省委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全面负责全省团的工作,具体领导了济南正谊中学和爱美中学反对学校当局增加学杂费的斗争和铁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掀起抗日热潮,山东成立反帝大同盟,姚第鸿担任南下请愿学生的副总指挥,带领济南数千名学生高举抗日旗帜,登车南下向南京政府请求抗日。

## 利用“姚公馆”进行革命活动

姚第鸿的父亲姚以价时

任山东省政府高等参议,韩复榘尊姚为“齐鲁上宾”,寓居济南海德里(今经三路185号)一座四合大院,时称“姚公馆”。在海德里姚公馆,济南火车站姚以价专用的两节车厢里,姚第鸿都安排过济南市委、山东省委的重要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住宿,或召开会议、油印传单,进行革命活动。

姚第鸿的堂兄姚文蔚,是姚以价将军从晋南老家带出来的有为青年,时任山东省政府上校机要秘书(监印),与当时山东省长韩复榘同署办公,接触政要,参与机密。第鸿与文蔚年龄相仿,脾性相投。经过反复做工作,姚第鸿在堂兄那里获得了理解,他郑重委托堂兄办两件事:一、韩复榘若谈及有关共产党的事,望告知;二、有抓捕共产党的文函,请告知准备抓捕的人员名单。有次堂兄从公函中得知某日要到曲阜抓人,及时告知第鸿。后闻韩派人去曲阜抓人,只搜出几本禁书。

姚第鸿自担任共青团山东特委书记以来,因为工作出色,引起山东当局的注意,数次被济南军警通缉、搜捕。碍于“姚将军”、“姚参议”的面子,韩复榘将他交给姚以价“家法处置”。姚父指出两条路让第鸿选择:一是回晋南老家;二是去日本留学。组织同意他去日本,回国后再行分配工作。

## 壮烈牺牲

### 于聊城围城一役

七七事变爆发后,姚第鸿回到祖国。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姚第鸿以专署秘书身份来到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范筑先身边工作(范筑先和姚以价曾同为冯玉祥部将领)。

1937年9月中旬,日军沿津浦线攻抵山东边境。10月16日,范筑先接到了韩复榘要他率部撤退到黄河以南的命令。姚第鸿以世交晚辈身份,向范力

陈留与撤的利害:撤退黄河以南,无依无靠,不是出路;若留在鲁西北,可以发动群众壮大力量,更有共产党支持,定能坚持敌后抗战。范表示:“生为鲁西北人,绝不离开鲁西北!”

一个月后,韩复榘再次下令让范部南撤,说黄河以北再无中国军队,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按照党组织指示,姚第鸿到前线找到范筑先,劝说范拒绝韩的命令。范让第鸿起草电文表决心。电文中说:“现我大军南渡,黄河以北,坐待沉沦。哀我民众,胥蹈水火,午夜彷徨,泣血椎心。职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毗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惜。”

当时济南和全国各大报纸相继发表了这一通电,一批青年才俊聚集聊城。从通电全国到1938年夏半年多的时间里,聊城抗日武装与敌作战80余役,根据地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35个支队,3路民军,建起了20多万人的群众组织。鲁西北境内基本上肃清了日伪军,收复并保卫23县国土,以聊城为中心政令达30余县,开辟了广阔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时称“山东的小延安”。1938年7月,经过组织考察,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决定恢复姚第鸿党籍。

1938年11月中旬,日军围攻聊城。姚第鸿本来已撤出城外,奉组织派遣又返回城里,专门负责劝说范筑先撤退。不幸,范筑先中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圈套,贻误了撤退时机,被围城里。姚第鸿遂与范筑先一起亲自参加指挥城防战斗。终因力量悬殊,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举枪自戕。姚第鸿等7人被日军从状元街民宅中搜出,他们和敌人奋力搏斗,力不敌众被捕后被日军杀害于万寿观广场。第鸿临死不惧,痛骂日本侵略者。



## 雷横为什么比朱全排名低很多

□刘传录

《水浒传》写人物有一个特征,喜欢一对一对地写,如杨雄和石秀、董平和张清、解珍和解宝等等,他们的排名也是连在一起的。而同时出场,同是郓城县都头的朱全、雷横也是作者重点写的一对,但是朱全排名12,雷横排名25,雷横为什么比朱全的排名低很多?

朱全、雷横原本是郓城县的都头,一个管马军,一个管步兵。朱全,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似关云长再生,满县人都称他“美髯公”。雷横,膂力过人,能跳二三丈阔河,满县人都称他“插翅虎”。宋江是县衙的押司,与他们是同事,晁盖是郓城县下辖的东溪村保正,与朱全、雷横也是熟人,加上郓城的吴用,组成了日后的天星星郓城派。雷横出场较早,上梁山也是雷横先,但在梁山上的地位,雷横排在朱全后面,原因之一是因为朱全的长相像关羽,主要原因是朱全协助放走晁盖,宋江事发后又放走宋江,对两个梁山山寨主都有救命之恩。其实私放梁山二代领导人的功劳中也有雷横的一份,只因他后来行为不检失手杀了人,前两次功劳才丧失殆尽。

在平时生活中,朱全的境界要高于雷横,雷横利用捕头的权力吃拿卡要,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一次看霸王戏让他和朱全拉开了距离。白秀英是东京人,与父亲白玉乔一起卖唱为生,投奔熟人到郓城,白家父女懂得地方规则,先去和知县打了招呼,又去参见朱全、雷横等人,可惜雷横出差没见上,为后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雷横一时兴起去听白秀英的说唱,到了勾栏院,雷横坐到了青龙头上第一位,也就是VIP席。白秀英托着盘子到雷横面前收钱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没带钱,白秀英道:“官人是来听唱,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雷横道:“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却恨今日忘记带来。”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提甚三五两银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接下来白秀英的父亲白玉乔死缠辱骂,雷横一怒之下打得白玉乔唇绽齿落。白秀英立即到知县衙内诉告:“雷横殴打父亲,搅散勾栏,意在欺瞒奴家。”知县听了,大怒道:“快写状来。”白玉乔写了状子,验了伤痕,指定证见。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当厅责打,枷了押出去号令示众。

书中交代是县官帮助白秀英严惩雷横,其实不是这样。雷横把别人的牙齿打落,是否就只需要戴枷号令吗?县太爷到底是在为难雷横还是在帮助雷横?

我们看看宋朝是如何处理打掉别人牙的?《宋刑统卷第二十一·斗讼律》中规定:“诸斗殴人折齿……者,徒一年。”可见,打落了白老爹的牙,肯定不会是戴枷号令那么轻微的处罚就能了事。这也说明县官不是帮助白秀英,而是暗中帮助雷横。但有一点要说明,县官并没想只戴枷号令完事,根据《宋刑统》的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物殴伤人者,二十日。”很明显,雷横10日后才能处理,这样也就激起了白秀英的强烈不满,亲自到现场监刑。

雷横的母亲来送饭,看到儿子被枷号示众觉得儿子受了天大委屈,雷老太太迁怒于在场的白秀英,于是冲突便发生了,对骂几句后,白秀英大怒,把雷老太太打个踉跄。雷横是个大孝之人,见了老母被打,一怒之下,用枷板打死了白秀英。雷横犯下人命官司,朱全押送雷横去济州受审的路上私放了雷横,朱全因而获罪被配沧州。关键时刻又是朱全失职,保全了雷横的性命。

雷横带着老母投奔了梁山,朱全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主动挑起了私放雷横的责任,他的行动不仅打动了县官和发配地的知府,也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朱全成了义的化身,也征服了梁山好汉,梁山不惜杀害一个四岁的孩子逼朱全上梁山。梁山在大排名时,朱全不仅作为恩人的身份出现,还和关胜作为忠义的代表被破格重用,名次高于仅作为恩人的雷横也就不出人意料了。

# 高密县长曹梦九轶事

知不妥也只好照办。吃饭的时候,韩复榘就问:“二哥,你平常就吃这个?”曹梦九回答说:“今天你来了,我还少了个字,我平日是‘煎饼卷大葱’!你认为你二哥当这个县长容易呢?”回到济南后,韩立即给高密拨了2000元大洋作为办公经费。

曹梦九同情弱者,对欺压平民百姓的土豪劣绅和为非作歹的土匪恶霸严惩不贷。

在电视剧《红高粱》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一劣绅欲强霸农妇的鸡,要无赖又作伪证,县长朱蒙三通过鸡嗉子里的食物巧断了鸡的归属权。其实,这是1935年冬天发生在曹梦九身上的真实故事,其结局是鸡被杀以后,农妇得到了两只鸡钱的赔偿,劣绅不仅挨了一顿鞋底,还赔了两只鸡钱。从这以后“曹晴天”的大名就逐渐传播开了。

1936年冬天,淮河西岸的朱子村(属安丘县管辖)最大的地主“同增利”家一个外号叫

“狗先生”的公子,因赌博债务纠纷杀死了一个赌友。苦主的家人到安丘告状,县长因与“同增利”关系密切而采用拖延战术,久久不予受理。苦主家人在高人指点下,将“狗先生”告到了高密县长曹梦九手里。曹梦九立即派人将“狗先生”带到了高密,并亲自进行审讯。当时,“狗先生”到高密大堂后,傲气十足,对曹梦九道:“大人,我是安丘的!”曹县长回答说:“我管你是高密,还是安丘!”本来,曹梦九到高密后就用雷霆手段通过禁烟、禁赌和剿匪来整顿社会风气,坐实了“狗先生”因赌博杀人的事实,非常生气,第二天就将其正法。同日下午,“同增利”派人到高密打听消息准备打点时,只有收尸的份了。

曹梦九为官清正廉明,不贪不占,最厌恶行贿受贿,奢侈腐化。有人送礼,他一概拒收。1935年冬天,他刚到高密上任不久,县城义丰隆商号的高经理

给他送去一提篮柑橘,说是新橘刚上市请县长品尝。这实际是一个陷阱:这一篮柑橘,值不了多少钱,曹梦九如果不收,责怪也不会太重;如果收下,就说明曹梦九不像传说的那样清正廉洁,这个县长也就为我所用了。曹梦九看着柑橘微微冷笑,让人收下,但他随后就派人给高家送去高于市场价格一倍的柑橘钱。消息传开后,便无人再敢给他送礼了。他这一招就是廉政宣啊!

解放后,人民政府曾对赋闲在家、以卖茶水为生的曹梦九进行审查,当地政府也派人到他当过县长的山东平原、高密等地调查,因无重大罪恶就没有为难他。作为一个与石友三、冯玉祥、马鸿逵、韩复榘等军阀都有过密交往的旧军人,作为一个在山东当过省参议员和曲阜、平原、高密等地县长的旧官僚,解放后能得“善终”恐怕就是对他最大的奖赏了。